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四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地部二

蜀江油有左擔道爲其道至險擔其左者不得易至右也漢書西南夷傳滇池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謂其險阨纔五尺也西域傳烏秅國其西則有縣度謂懸繩而度也今天下莫險於棧道然直指使者行部肩輿安穩豈復王陽廻馭

時乎

閩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嶺亦自險絶壯令慶汙津津下矣余巳丑夏下第適天欲雨瞑雲四合與徐惟和自絶頂直趨至平地而後雨作要其險豈能敵白鶴嶺之半乎若登山遊眺險尚有什百於此者韓昌黎慟哭不足爲奇也一平生遊山所歷當以方廣巖靈巖谷爲第一險仰倚絶壁下臨無際既無藤葛可攀途僅尺許而又外傾且爲水簾所噴𡾊嶇苔滑就其傍睨

之膽已落矣余與諸友奴僕六七人僅一小奴過之然幾不能返面無人色矣武夷折筍余少時登之殊不爲意蓋梯幹甚偉險處又有鐵絚可攀自不至失足耳但旣過險龍脊上甚難行亦強弩之末埶也

華山余未之登讀王恒叔遊記知其險甲於諸岳亦在龍脊上難行耳天台石梁不過獨木橋之類人自氣懾耳無崩朽之虞也閩鼓山白雲洞石磴七百級望之如登天然不過苦諸縉紳

公子體臞骨弱者耳許掾得此自當無苦也

新安黃山深處由石牌樓達海子有積沙岓丈許人疾過之則濟少駐足沙便崩余不敢度也潘景升笑而踐之行二三步而崩大呼求救土人掖之以還面如死灰云余笑謂不爾幾作羸政崩沙丘矣友人王玉生過靈笮谷亦然歸家病幾一月如此奇僻可作昌黎後身然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余遊四方名山無險不屆竝未失足壬子秋過

呂亭驛一板橋去地二丈餘中道而折四輿人
及余皆殞地其不爲虀粉者以下皆積沙也始
知人不隤於山而隤於垤禍每生於所忽也
南昌滕王閣序既云星分翼軫又云龍光射斗
牛之墟翼軫斗牛相距甚遠必有一謬
荆州黄牛峽下有查波灘宋冦萊公謫巴東舟
經此灘聞水中人語出視之見一裸體者爲之
挽舟公叱之曰我黄魔神也公異日當大用故
爲公挽舟耳但裸體不敢相見公以錦袱投之

神卽披袚再拜冉冉而去

夷陵龍角山有石穴窅黑無際其中有二巨石相對而立中間丈許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具儀從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潦則鞭陽石無不應時而止但鞭者不出三年必死故人不敢爲也

松滋縣南九十里有竹泉宋政和初有僧浚井得竹筆後黃庭堅謫黔過之視筆曰此吾過峽中蝦蟇背所墜也後其筆忽成竹始知此泉與

峽水通也
荆州濟江西岸有地肺洪潦常浮不没其狀若肺焉故名駱賔王吸金丹於地肺即此也或云終南山亦曰地肺一云太一山
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今江陵南門有息壤祠云息壤石也而狀若城郭唐元和中裴宇牧荆州陰雨彌旬不止有道士歐陽獻謂宇曰公曾得一石室乎瘗之則雨止矣宇驚曰有之但已棄竹籬外矣覔而瘗之雨即止後人

有發之者輒致淋雨蘇軾序云今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宅陷地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以致雷雨後失其處萬曆壬午新築南門城乃復得而瘞之置祠其上

匡續字子孝周武王時人廬於潯陽山中後威烈王以安車迎續續仙去惟廬存故命其山為廬山亦曰匡山也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輒有墨水

流出

沂有老圃紀姓者一鉏庇三十口病篤呼子孫

戒曰此二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此與舌畊研

田何異

洞天福地記所言里數多誕如云泰山周廻三

千里霍林洞天亦三千里之類今計其地才百

分之一耳或以列眞所居分治之域論耶其說

殆不可曉

杜少陵文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坡詩

天外黒風吹海立余從祖司農公杰以大行奉使過海中流有龍見焉倒垂雲際距水尚百許丈而水湧起如炊烟直與相接人見之歷歷可辨也始信水立之語非妄

正德中順天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氷柱高五六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凝結甚固踰數日流賊劉六劉七等殺掠過此民大小老弱相率入氷穴中避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亦古今所未見之異也

金陵鍾山有八功德水相傳梁天監中胡僧曇隱所甃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故名八功德

七發云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廣陵今楊州也楊州之濤殊不足觀漢時吳越錢塘皆屬楊州或者曲江之濤即指西陵之潮耳況廣陵之江一望而盡非曲江也

成都有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興寺故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

屐地角石在羅城内西北隅角高三尺餘舊有廟王均之亂爲守門者所壞今不復存矣

劉驎之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此與王烈嵇叔夜事相類名山洞府信有之

宋崇寧中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内鼎中既奉安於九成宫車駕臨奉徧禮焉至北方

之寶鼎忽漏水溢於外劉炳諺曰正𡉏在燕山
今寶鼎但取水土於雄州境宜不可用其後竟
以北方致亂
建炎三年吉州脩城役夫得髑髏棄水中俄浮
一鍾有銘五十六字云唐興元年吾子没㾓盧
陵西壘後當火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淅梁相
繼喪亂章貢康昌之日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
工復使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録其詞
録畢而鍾自碎

張唐英謂姚璹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同等楊用脩引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日知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余按此事載唐書李昭德傳中甚明固非語林亦非李日知事也余髫時讀史即知有此用脩乃以爲新聞耶

濟南有二奇焉趵突泉從地中湧起六七尺者數處冬夏不竭流而成河華不注山亦從地中

突起傍無丘陵緜亘遠望之若浮圖焉其上亂石縱横如人工所堆疊皆竒觀也

嶧山多石黝黑色從下望之簇簇如筍然山徑皆縁石行或俛出其下石之下皆沙也石附沙以自固久之沙爲風雨摧剥漸盡竄穴競開石亦不能自立常有自山巔隕至田中者譬之米中雞子米盡則壓矣葉福唐相君爲南宗伯時游此政值石墜滚至前僅丈餘而止稍進則虀粉矣此亦游者所當戒也

秦始皇泰山立無字碑碑解者紛紜不定或以爲碑函或以爲鎮石或以爲欲刻而未成或以爲表望皆臆說也余親至其地周環巡視以爲表望者近是葢其石雖高大而厚與凡碑等必非函也此石既非山中所産又非尋常勒字之石上有芝葢下有趺坐儼然成具非未刻之石也考之史記始皇以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云云則泰山之石已刻

矣今元君祠旁公署中尚有斷碑二十九字此疑即所刻之石也然則片石之樹其巔爲祠祀表望明矣

泰山之稱雄於江北亦無佛處稱尊耳齊魯之地曠野千里岡陵丘阜詫以爲奇而岱宗巍然障大海而控中原其氣象雄偉莫之與京固宜爲羣岳之宗也又岱爲東方主發生之地故祈嗣者必禱於是而其後乃傅會爲碧霞元君之神以誑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爲嶽也而今之

祠泰山者爲元君也嶽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姓女主偃然據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

有死而後有生故泰山之有蒿里山也鄷都城也十王殿也皆爲受生而設也余竊以爲東方主生西方主殺各有司存豈宜並用鄷都業在西方則受死之籍當歸金天華嶽雖相去萬里而造化視之不過左右手耳愚民貪生而又畏死故祝延者與求胤者香火相望要之生可祈

也死亦可祈也死不可免也則生亦不必禱也
況不知寡欲而求生子不知行善而求延年民
之大惑也
藏經云泰山爲天帝之孫爲五岳祖主掌人間
生死脩短此俗說之鼻祖也然天帝豈應有孫
不過以東方震旦之地有帝出乎震之說而附
會之耳
渡江以北齊晉燕秦楚洛諸民無不往泰山進
香者其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約而同即村婦

山畔皆持戒念佛若臨之在上者云稍有不潔即有疾病及顛蹷之患及禱祠以畢下山舍逆旅則居停親識皆為開齋宰殺狼籍醉舞喧呶孌童歌倡無不狎矣夫既不能脩善於平日而又不能敬謹於事後則其持戒念佛不過以欺神明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均州之太和山萬方士女駢闐輻湊不減泰山然多閩浙江右嶺蜀諸人與元君雄視無異南北朝矣而均州諸黃冠千數放縱無忌此則岱

宗所無也

武當元君二祠　國家歲籍其香錢常數萬緡官入之以給諸司俸祿不獨從民之便而亦籍神之貺矣然官吏餼廩自當有惟正之供取足於此似爲不經似似當入之本州以爲往來廚傳之費免加派之丁糧則善矣今泰山四九二月之終藩省輒遣一正官至殿中親自檢閱籍登其數從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盜然謂之掃殿而袍帳化生俚褻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

武當亦然

齊雲僻處萬山之中故進香者少所入則黃冠橐中物耳其軒輶供應之費亦道官主之故邑人差不累也然齊雲寔無奇奇者天門與石橋巖耳而遊者又多未之及也

遊山不藉仕宦則廚傳輿儓之費無所出而仕宦遊山又極不便侍從既多不得自如一也供億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聲既殺風景冠裳之體復難袒跣三也輿人從者憚於遠涉羽

士僧衆但欲速了險巇之道恐舁夫之詐語奇絶之景懼後來之開端相率導引於常所經行而止至於妙蹤勝賞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遊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一境在旁勿便錯過一步未了莫憚向前寧緩毋速寧困毋逸寧到頭而無所得毋中道而生厭怠携友勿太多多則意趣不同資糧勿太慳慳則意興中敗勤幹見解之奴常鼓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勿借酒人勿携

屛伴每到境界切須領略時置筆硯以備遺忘此遊山之大都也

天下丘壑無如閩中之多者即生長其中不能盡識也閩粵西山水之奇甲於宇内每問其土人云出門皆山而山皆洞委蛇屈曲里許者不可數計也吾閩城内外諸山皆有之但無好事者搜剔之耳

山川須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絶跡之處埋没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

培塿何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遂令遊詠讚賞千載不絕豈亦有幸不幸耶

山莫高於峩眉莫秀於天都莫險於太華莫大於終南莫奇於金山華不注莫巧於武夷其它鴈行而已峩眉之巔有積雪武夷半壁有仙舟華不注地中崛起天都面面蓮花苟不親見以語人未必信也

鴈蕩瀑布無聲故自奇絕閩中水簾數處皆無聲蓋巖腰凹而水噴空則爲水簾自不能奔號

也水簾奇於瀑布吾閩四山皆瀑也而黃巖峯瀑布數百里外皆望見如疋練焉余又在黃山見九龍潭水從絕頂分爲三而下至半腰合流又三分之如是者三始至地望之如雜佩然亦一奇也

峩眉雖六月必具单夾絮衣而登其下猶炎暑也至半山則御夾衣絕頂則着絮矣過十月則不可登道爲雪封且寒甚也其山本以兩峯相對如蛾眉然故名䖸字當從虫不當從山也

峩眉之巔四望無與頡頏者惟正東有一點青色如烟相傳匡廬山也然廬山未必便高於諸岳又况九江地下卽高不能敵西北方也西北地勢視東南已高與山齊矣此非臆說也山東濟寧分水閘北距臨清僅三百七十里地高九十尺南距徐州僅四百里地高一百十有六尺以川江之勢度之其建瓴之勢一日千里豈直千仞而已哉

吾閩俗謂延平之水高與鼓山平然未有以試

也萬曆已酉夏大水驟至城中漲溢水從南門出高二丈許門闑僅露一抹如蛾眉然余居距門百餘武庭中水僅四五尺東折至鰲峯下則無水矣相距半里許而地形高下已踰二丈尋常行路殊不爲覺始信人言不誣也昔人謂桂林之壤視長沙番禺高千尺理固然耳

水固常有鬬者春秋書榖洛鬬毀王宮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竹書或誕妄不經春秋聖人之筆不可誣也宋史五行志載高宗

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決衝田數百頃田中水自起立如爲物所吸者高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家井水亦高數尺夭矯如虹聲若雷霆穿墻毀樓而出二水鬬於杉墩且前且郤十餘刻乃解各復其故說海紀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滚塘寨一曰鬧蛙池相近前後㕦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摶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開戶視之波濤噴薄不可逼近坐以伺旦及明聲息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鬬此亦古今

所有不足異也按紀年所紀洛伯河伯乃二諸侯也而後世傳會之遂以馮夷爲河伯之名并識於此

天下海潮之來皆以漸次余家海濱每乘潮汐渡馬江舟中初不覺也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唐則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菲菲白色其聲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色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簷溜倒傾若驟雨

然初觀之亦令人心悸其景界甚似扁舟犯怒漲下黯淡灘時也

海中波浪人所稀見即和風安瀾時其傾側簸蕩尤勝洞庭揚子怒濤十倍也封琉球之舟大如五間屋重底牢固其桅皆合抱堅木上下鐵箍一試海上半日板裂箍斷雖水居善没之人未習過海者入舟輒暈眩嘔噦狼籍使者所居皆懸床任其傾側而牀體常平然猶暈悸不能飲食蓋其臟蕩無際無日不風無時不浪也觀

海者難爲水詎不信然

浙之寧紹溫台閩之漳泉廣之惠潮其人皆習於海造小舟僅一圭竇人以次入其中瞑黑不能外視一物任其所之達岸乃出之不習水者附其舟暈眩幾死至三日後長年以篙頭水飲之始定蓋自姑蘇一帶沿海行至閩廣風便不須三五日也

海上操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旅宋南

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剌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爲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爲奇貨而權采之中使利其往來稅課以便漁獵縱令有司給符繻與之初未始不以屬夷爲名及至出洋乘風挂帆飄然長往矣近時當事者雖爲之厲禁誅首惡一二人然中使尚在禍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既責以稅課方物而又禁其販海其可

得乎

販海之舟所以無覆溺之虞者不與風爭也大凡舟覆多因鬬風此輩海外諸國旣熟隨風所向挂帆從之故保其經歲無事也余見海鹽錢唐見捕魚者爲䟽竹筏半浮半沉水上任從風潮波浪舟皆戒心而筏未無恙者不與水爭也小人誠有意智然因之悟處世之法江南遣徐鉉聘宋詞鋒才辯廷臣無出其右者而宋太祖遣一不識字殿侍接之卽是此意

海外之水不知還靠天乎還有地乎今之高處望日似從海中生者蓋亦遠視云然如落日之銜山非眞從山落也所云海外諸國如琉球日本之類皆海中非海外也北方沙漠之外不知還有海否若果有之則中國與北虜亦在海中矣水土合而成地大段水猶多於土也

潮汐之說誠不可窮詰然但近岸淺浦見其有消長耳大海之體固毫無增減也以此推之不過海之一呼一吸如人之鼻息何必究其歸泄

之所人生而有氣息郎睡夢中形神不屬何以能吸天地間只是一氣耳至於應月者月爲陰類水之主也月望而蚌蛤盈月蝕而魚腦減各從其類也然齊浙閩粤潮信各不同時來之有遠近也

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有小島闊百里餘四面海水皆濁獨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常見水上紅光如日舟人不敢近云此龍王宮也而西北塞外人跡不到之處不時聞數千人砍樹拽

木之聲及明遠視山木一空云海龍王造宮也余謂龍以水爲居豈復有宮即有之亦當鮫宇貝闕必不籍人間之木殖也愚俗之不經一至於此

天下之橋以吾閩之洛陽橋爲最葢跨海爲之似非人力相傳蔡君謨遣吏持檄海神及歸得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興工至期潮果不至今世所傳四喜雜劇者本此也事有無不可知計橋長三百六十丈若當怒潮必難駐足耳吾

郡臺江大橋亦百餘丈跨大江而度三十九門

江濤洄湃亦自恐人不知當時何以建址大抵

閩人工於此伎亦不須神力耳

江南無閘江北無橋江南無茅屋江北無溷圊

南人有無牆之室北人不能爲也北人有無柱

之室南人不能爲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

樓行於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萬斛之窖藏於

地中

地窖燕都雖有之不及秦晉之多蓋人家顓以

當蓄室矣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自齊以南不能爲也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及開則市者坌至如趕集然常有藏十數年不腐者至於近邊一帶常作土室以避虜其中若大廈盡室處其中封其隧道固不啻金湯矣但苦無水耳

閩廣地常動漸以北則不恒見說者謂濵海水多則地浮也然秦晉高燥無水時亦震動動則裂開數十丈不幸遇之者盡室陷入其中及其

合也渾無縫隙掘之至深而不可得王太史維楨寔遭此厄則閩廣之地動而不裂者又得無近水滋潤之故耶然大地本一片生成而有動不動之異理尤不可解也

萬曆己酉夏五月廿六日建安山水暴發建溪漲數丈許城門盡閉有頃水踰城而入溺死數萬人兩岸居民樹木蕩然如洗驛前石橋甚壯麗水至時人皆集橋上無何有大木隨流而下衝橋橋崩盡葬魚腹翌日水至福州天色晴明

而水暴至斯須沒堦又頃之入中堂矣余家人集園中小臺避之臺僅尋丈四周皆巨浸矣或曰水上臺可柰何然計無所出也少選妹聟鄭正傳泥淖中自御肩輿迎老母暨諸室人至其家始無恙蓋鄭君所居獨無水也然水迄不能逾吾臺而止越二日始退方水至時西南門外白浪連天建溪浮屍蔽江而下亦有連樓屋數間泛泛水面其中燈火尚熒熒者亦有兒女尚聞啼哭聲者其得人救援免於魚鱉千萬中無

一二耳水落後人家粟米衣物爲所浸漬者出之皆黴黑臭腐觸手即碎不復可用當時吾郡縉紳惟林民部世吉捐家貲瘞無主之屍凡以千計而一二巨室大駔反拾浮木無數以蓋別業賢不肖之相去遠矣

閩中不時暴雨山水驟發漂没室廬土人謂之出蛟理或有之大凡蛟蜃藏山穴中歲久變化必挾風雨以出或成龍或入海閩烏石山下瞰學道公署數年前鄰近居民常見巨𧍙長數百

尺或蹲山麓或蟠官署觚稜之上雙目如炬至己酉秋八月一夜大風雨烏石山崩自後蟒不復見云先是阮中丞一鶚無功於閩而廟食山巔輿論不愜也是日山崩政當其處祠宇盡爲洪水漂流片瓦隻椽杳不可見時以爲異云

吴興水多於山間暴下其色殷紅禾苗浸者盡死謂之發洪晉中亦時有之岢嵐四面皆高山而中留狹道偶遇山水迸落過客不幸有盡室葬魚腹者州西一巨石大如數間屋水至民常

棲止其上一日水大發民集石上者千計少選浪衝石轉瞬息之間無復孑遺哭聲遍野時固安劉養浩爲州守後在東郡爲余言之亦不記其何年也

水柔於火而水之患慘於火火可避而水不可避火可撲滅而水無如之何直俟其自落耳若癸卯山東之水丁未南畿之水己酉閩中之水壬子北都之水皆骸骨蔽野百里無烟兵戈之慘無以逾之然北方之水或可隄防而障或可

湍濇而遁惟南方山水之發疾如迅雷不可禦也

火患獨閩中最多而建寧及吾郡尤甚一則民居輻凑夜作不休二則宫室之制一片架木所成無復磚石一不戒則燎原之勢莫之遏也三則官軍之救援者徒事觀望不行撲滅而惡少無頼利於刼掠故民寧爲煨燼不肯拆卸耳江北民家土牆甓壁以泥苫茅即火發而不然然而不延燒也無論江北即興泉諸郡多用磚甃

火患自稀矣

周煇清波雜志謂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故福字從田從衣謂之衣食足爲福也然必稅輕徭簡物力有餘之地差足自樂若三吳之地賦役繁重追呼不絕祇益內顧之憂耳彼但知福之從田而不知累之亦從田也按福字傍從示不從衣

吳越之田苦於賦役之困累齊晉之田苦於水旱之薄收可畜田者惟閩廣耳近來閩地殊亦

凋耗獨有嶺南物饒而人稀田多而米賤若非
瘴蠱爲患眞樂土也
燕齊蕭條秦晉近邊吳越狡獪百粤瘴癘江右
貙瘠荆楚慓悍惟有金陵東甌及吾閩中尚稱
樂土不但人情風俗文質適宜亦且山川丘壑
足以娛老菟裘之計非蔣山之麓則天台之側
非武夷之亭則會稽之穴矣
書言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病福屏帷福吳越
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

裳福今以時攷之蓋不盡然京師直官福耳口福則吳越不及閩廣衣裳福則燕趙遠遜吳越錢福則嶺南滇中賈可倍蓰宦多棚載

凡山川佳麗之處亦須風氣廻合川壑幽邃緩急可避兵革者如武夷之小桃源居萬峯之中秀色環抱石門一逕可杜而絕其中豁然別是一天地有田有水又有村落可爲伴伍餐[illegible]蒸楮可以爲生鵝鴨雞豚可以自給山寇所不及海賊所不到想武陵避秦之地未必勝此也黃

山之丞相園次之但地稍瘠又無人烟耳
楚中如衡山寶慶亦一樂土也物力裕而田多
收非戎馬之塲可以避兵而俗亦朴厚長沙則
卑溼而儇不可居矣
國家自采榷之使四出雖平昔富庶繁麗之鄉
皆成凋敝其中稍充裕者嶺南與滇中耳然五
嶺瘴鄉不習者有性命之虞滇南遠隔絶徼山
川阻脩黔巫之界苗獠爲梗過客輜重時遭抄
掠不但商旅稀少即仕宦者亦時時戒心也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饒　高皇帝既定昆明盡徙江左諸民以實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風俗言語皆與金陵無別若非黔筑隔絶苗蠻梗道誠可以卜居避亂然滇若不隔萬山亦不能有其富矣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然新安

人衣食亦甚非嗇薄靡鹽虀欣然一飽矣惟娶
妾宿伎爭訟則揮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
萬與人爭數尺地捐萬金娶一狹邪如之鮮車
怒馬不避監司前驅監司捕之立捐數萬金不
十年間蕭然矣至其非衣惡食纖嗇委瑣四方
之人皆傳以爲口實不虛也

天下推纖嗇者必推新安與江右然新安多富
而江右多貧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輕
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氣齊人鈍而不機楚人

機而不浮吳越浮矣而喜近名閩廣質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禮秦人鷙而不貪晉陋而實洛淺而愿粵輕而獷滇夷而華要其醇疵美惡大約相當蓋五方之性雖天地不能齊雖聖人不能強也今之宦者動欲擇善地不知治得其方卽蠻夷可化况中國哉

仕宦諺云命運低得三西謂山西江西陝西也此皆論地之肥磽爲飽囊橐計耳江右雖貧瘠而多義氣其勇可鼓也山陝一二近邊苦寒之

地誠不可耐然居官豈便凍餓得㐌勤課農桑招撫流移即不毛之地課更以最要在端其本而已不然江南繁華富庶未嘗乏之地也而奸胥大駔舞智於下巨室豪家掣肘於上一日不得展胸臆安在其爲善地哉

仕小邑馭疲民居官者每鬱鬱不樂此政不必爾小邑易於見才疲民易於見德且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嘗見江南大地敗官者十常八九擇地者固無益也

邊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即爲氷者五嶺炎暑之地有衣物經冬不晒晾即黴濕者天地氣候不齊乃爾然南人尚有至北北人入南非瘧即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而患塵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濕塵之汚物素衣爲緇濕之中人彊體成痺然濕猶可避而風塵一至天地無所容其身故釋氏以世界爲塵詎知江南有不塵之國乎

毋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有人於石城掘得

一僧瞑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於其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話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卽起身向南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爲牛故因以名也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蜀有火井其泉如油熱之則然有鹽井深百餘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爲鹽惟人髮不化又有不灰木燒之則然良久而火滅依然木也此皆奇物可廣異聞魯孔林閒亦有不灰木取以作爐置火輒洞赤但余未之見耳

閩中郡北蓮花峯下有小阜土色殷紅俗謂之臙脂山相傳閩越王女棄脂水處也環閩諸山無紅色者故詫爲奇耳後余道江右貴溪弋陽之山無不冊者遠望之如霞焉因思楚有赤壁越有赤城蜀有赤岸北塞外有燕支山想當爾耳

由江右抵安慶山多童而不秀惟有匡廬數百里外望之天半若芙蓉焉自德安至九江或遠或近或向或背皆成奇觀眞子瞻所謂傍看成

嶺側成峯者岱岳不及也
秦築長城以亡其國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豈能一日守哉秦之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今長城計之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之塞原有長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邊惟遼東不可城而政當女直之衝薊鎮之城則近時戚大將軍繼光所築其固不可攻虜至其下輒引去其有功於邊壓若此而猶不免求全之毁何恠書生據紙上之談而輕詆嬴政也

九邊惟延綏兵最精習於戰也延綏兵雖十餘人遇虜數千亦必立而與戰寧戰死不走死也故虜亦不敢輕戰慮其所得不償失耳遼左兵極脆弱建酋時時有輕中國之心所賴互市覊縻之耳然互市盟好邊境雖偷目前之安而武備廢士卒惰窳文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戰矣夫初立互市本欲偷閒以繕治守禦生聚教訓也今反因之而廢戰具不亦惑之甚耶

寧夏城相傳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不可攻

近來哱拜之亂官軍環而攻之三月餘至以水灌竟不能拔非有內變未即平也史載勃勃築城時蒸土爲之以錐刺入一寸即殺工人併其骨肉築之雖萬世之利慘亦甚矣近時戚將軍築薊鎮邊牆不僇一人朞月而功就城上層層如齒外出可以下瞰謂之尨籠城堅固百倍虜終其世不敢犯則又何必以殺僇爲也

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建酋是也其衆以萬計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窺遼左者西戎㘨韃爲

腹背之患彼尚有内顧之憂也防邊諸將誠能以夷攻夷離間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而何暇内向哉不然使彼合而爲一其志尚未可量也

河套之棄令多追咎其失策然亦當時事勢不得不棄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縱驅之去終當復來至於今日則拓跋燾所謂我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家地者事愈不可爲矣

曾銑欲復河套卒爲嚴嵩所尼至不保要領然使曾銑果行河套果復不過一時可喜而後來邊釁一開兵革何時得息羊祜所謂平吳之後尚煩聖慮者也趙普謂曹翰攻幽州得之何人可守翰死何人可代此不易之論也蓋我之兵力不加於彼而彼盤據已久一旦失之勢所必爭耳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蕃湩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

葉易邊塲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爲奸商驵獪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尫病殘疾不堪騎乘者直與之耳非市也

江北俵馬之役最稱苦累而寄養之戶尤多敗困要其所以則侵漁多而費用繁也山東大戶每僉解馬編審之時已有科派俵解之時又有使用輪養有輪養之害點視有點視之費印烙有印烙之弊上納有上納之耗無不破家亡身

者然而馬必不可少也得賢守令監司弊或稍
差減耳
馬之入價也漕之改折也雖一時之便而非立
法之初意也太僕之馬價原爲江南有不宜馬
之地而入價於北地市之也漕糧之改折亦爲
一時凶荒之極米價騰涌而入價以俟豐年之
補糴也今公然以佐官家不時之用矣舍本色
而徵銀甚便也馬糧有餘而見鏹不足甚利也
然而馬日減少太倉之粟無一年之積者折價

誤之也承平無事猶可一旦緩急必有執其咎者

唐李蹟判度支以每年江河淮運米至京脚錢斟計七百議以七百錢代之王鐸曰非計也京國糴米既耗積食而七百之費兼濟貧民時議不從既而都下米果大貴李罷不行則今日之治漕動稱改折者其非久遠之計可知矣

古今幅員戶口莫盛於隋之大業唐之開元考之隋書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

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開元時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二主富盛亦略相當然盛未幾而禍敗卽隨之矣宋慶曆閒戶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　國朝嘉隆之時戶共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口共五千五百七十八萬三千而熟夷不與焉視隋唐宋盛時固已過之矣使東勝不徙安南不棄金甌尚無缺也抱杞人之憂者能無戒於衣袽乎

戶口生息甚難而凋耗甚易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兼以治平之時不無盜賊之竊發水旱之流移而亂離之世即欲一日無事不可得也況亂離之後數十年養之而不足而承平之世一旦敗之而有餘周自東遷以及劉項之世分裂戰爭者三四百年長平一坑四十餘萬即蠶蠰蚊蚋寧能當此慘刼耶漢至文景盛矣而武皇耗之明章治矣而桓靈覆之赤眉董卓之亂黔首寧有種耶至於典午失權胡羯肆烈南北

分朝兵連禍結又二百餘年春燕巢於林木亦可哀也唐自貞觀至開元拊養生息漸稱繁庶而漁陽鼙鼓一動宗社爲墟至於黃巢之變殺人如麻流血成川浸淫至於五季其間承平無事者可以日計也宋之盛時巳與契丹元昊構隙而燕雲不復淮北中失偏安忍耻僅撫遺民女直侵其半蒙古凶其終其視漢唐規模固巳不逮而其受害之慘使天地反覆日月無光三皇五帝以來之人民土地一旦淪於夷狄亦

宇宙所未有之事也蓋自三代以來戰國至於劉項是一刼三國至於五胡是一刼中唐至於黃巢石晉是一刼女直至於蒙古是一大刼中國之人無復孑遺矣故我 太祖皇帝之功謂之劈開混沌剏立乾坤當與盤古等而不當與商周漢唐並論也二百四十年來休息生養民不知兵生齒繁盛蓋亦從古所無之事故未雨綢繆憂時者不得不為過計矣

國家近邊之民常苦北虜濱海之民時遭倭患

然虜寇頻而倭患少故塞上村落蕭條有千里無復人烟者倭自嘉靖末鈔掠浙直閩廣所屠戮不可勝數即以吾閩論之其陷興化福清寧德諸郡縣焚殺一空而興化尤甚幾於洗城矣劉六劉七破殘七藩而山東河南爲最其他若蕭乾養之亂廣藍廷瑞之亂鄖鄧茂七之亂閩葉宗留之亂浙阿克之亂滇楊應龍之亂蜀哱拜之亂寧夏皆小刼也而水旱灾疫則無歲無之矣

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人衆四民之業無遠不届即遐陬窮髮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誠有不可解者蓋地狹則無田以自食而人衆則射利之途愈廣故也余在新安見人家多樓上架樓未嘗有無樓之屋也計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猶無尺寸隙地閩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爲田遠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遺地矣而人尚什五遊食於外設使以三代井田之法處之

計口授田人當什七無田也

古者一夫百畝無賦役租稅也故中原磽确之地上農夫足食九人若以今燕齊之地論之一望千頃常無升斗之入者不知當時授田之制肥磽高下必適均乎抑惟其所值也當時天子諸侯既各有疆界不相踰越十分之中取其一爲公田仕者之家又有世祿之田小國不過五十里城郭村落山川之外田之所餘亦寥寥矣使生齒日繁而地不加廣何以給之吾竊意古

之授田者亦只如今佃種之類一夫耕百畝而
世家巨室收其所入耳未必便爲世業也
江南大賈強半無田蓋利息薄而賦役重也江
右荊楚五嶺之間米賤田多無人可耕人亦不
以田爲貴故其人雖無甚貧亦無甚富百物俱
賤無可化居轉徙故也閩中田賦亦輕而米價
稍爲適中故仕宦富室相競畜田貪官勢族有
畛隰遍於鄰境者至於連疆之產羅而取之無
主之業囑而丐之寺觀香火之奉強而寃之黃

雲遍野王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貧者日貧矣

俗賣產業與人數年之後輒求足其直謂之盡價至再至三形之詞訟此最薄惡之風而閩中尤甚官府不知動以爲賣者貧而買者富每訟輒爲斷給不知爭訟之家貧富不甚相遠若富室有勢力者豈能訟之乎吾嘗見百金之產後來所足之價反逾其原直者余一族兄於余未生之時鬻田於先大夫至余當户猶索盡不休

此眞可笑事也

閩田兩收壮人詫以爲異至嶺南則三收矣斗米十餘錢魚蝦盈市隨意取給不甚論值單袷之衣可過隆冬道無乞人户不夜閉此眞極樂世界惜其天多瘴霧地多蟲蛇屋久必蛀物久必腐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無二十年之衣故上不及閩下不及滇也

壮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磽确寡入視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山東瀕海之地一望滷潟不

可畊種徒存田地之名耳每見貧阜村甿問其家動曰有地十餘頃計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余嘗謂不毛之地宜蠲以予貧民而除其稅可也

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美麗什物之精好皆邊塞之所無者市款既久未經兵火故也諺稱薊鎮城墻宣府教塲大同婆孃爲三絶云迤西榆林慶陽漸有夷風至臨洮鞏昌苦寒之極其土人亦與戎狄無別耳

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苦與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其妻妾子女皆親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眞有上古結繩之意一入中國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荆公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者此類是也

漢中行說不得志於中國遂入匈奴爲之謀主

大爲漢患宋韓范不用張元而令走佐曩宵兵
連禍結不得安枕者五十年近來如倭酋關白
亦吳越諸生累不第而入海使非天戮鯨鯢遼
左之禍尚未艾也故邊民之逃而入虜它不足
慮惟恐有此輩一二在其中耳
倭之寇中國也非中國之人誘之以貨利未必
至也其至中國也非中國之人爲之鄉導告以
虛實未必勝也今吳之蘇松浙之寧紹溫台閩
之福興泉漳廣之惠潮瓊崖駔獪之徒冒險射

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貿易彼此無間我既明往彼亦潛來尚有一二不逞幸災樂禍勾引之至內地者敗則倭受其僇勝則彼分其利往往然矣嘉靖之季倭之掠閩甚慘而及官軍破賊之日倭何嘗得一人隻馬生歸其國耶其所虜掠者半歸此輩之囊橐耳故近來販海之禁甚善但恐未能盡禁也蓋巨室之因以爲利者多也

嘉靖之季倭奴犯浙直閩廣而獨不及山東者

山東之人不習於水無人以勾引之故也由此觀之則倭之情形斷可識矣

禦倭易於禦虜十百不啻也倭奴捨大海而登陸深入重地已不能無疑懼而步行易乏其勢四散非有陣法埋伏之類直鬬力耳若得智勇之將帥節制之師一鼓可平也即閩廣鄉兵訓練之皆可用亦不必借浙兵耳北虜大漠之地原自其勝場中國之兵馬脆弱已自不敵而悍獷之性不懼死不畏寒敗而復至散而復合及

其鳥析鼠散不可踪跡雖以衛霍不能窮其部落況今日之孱兵庸帥哉戚少保繼光守薊遼日以意製大熕每發輒斃千餘人血肉枕籍而終不肯退然虜亦畏之甚不敢窺邊者二十餘年云

夷狄諸國莫禮義於朝鮮莫膏腴於交阯莫悍於韃靼莫狡於倭奴莫醇於琉球莫富於眞臘其他肥磽不等柔獷相半要其叛服不足爲中國之重輕惟有北虜南倭震鄰可慮其次則女

直耳

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可謂窮天極地罔不賓服而惟日本崛強不臣阿剌罕等率師十萬往征得返者三人耳　國朝洪武初四夷王會圖共千八百國即西南夷經哈密而來朝者三十六國永樂中重譯而至又十六國其中如蘇祿蘇門答剌彭亨瑣里古里班李白葛達呂宋之屬二十餘國皆前代史冊所不載者漢唐盛時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鮮琉球安南及

朶顔三衛等受　朝廷冊封貢賦惟謹比於藩臣其他來則受之不至亦不責也可謂最得馭夷之體

太祖之絶日本朝貢知其狡也　文皇之三犂虜庭知其必爲邊患也舍此二者中國可安枕而臥矣固知創業之主其明見遠慮自非尋常所及也

今諸夷進貢方物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如西域所進祖母禄血竭鴉鶻石之類其眞僞

好惡皆不可辨識而　朝廷所賜繒帛靴帽之
屬尤極不堪一着即破碎矣夫方物不責所以
安小夷之心存大國之體猶之可也賜物草率
充數將令彼有輕中國之心而無感恩畏威之
意且近來物值則工匠侵没於外供億則廚役
尅減於内狼子野心且有誶語誶語不已且有
挺白刃而相向者甚非柔遠之道也蜂蠆有毒
禍豈在小而當事者漫不一究心何耶
西南海外諸蕃馬八兒俱藍二國最大而最遠

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元時曾一通之而來
朝貢計其所得不足償所費之百一也　國朝
西番天方默德那最遠蓋玄奘取經之地相傳
佛國也其經有三十六藏三千六百餘卷其書
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多用之又有天主
國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
別有琍瑪竇者自其國來經佛國而東四年方
至廣東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猶儒之孔子釋之
釋迦也其書有天主實義往往與儒教互相發

而於佛老一切虛無苦空之說皆深詆之是亦逃揚之類耳琍瑪竇常言彼佛教者竊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輪廻報應之說以惑世者也吾教一無所事只是欲人爲善而已善則登天堂惡則墮地獄永無懺度永無輪廻亦不須面壁苦行離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脩善也余甚喜其說爲近於儒而勸世較爲親切不似釋氏動以恍惚支離之語愚駭庸俗也其天主像乃一女身形狀甚異若古所稱人首龍身者與人言恂

恂有禮詞辯扣之不竭異域中亦可謂有人也已後竟卒於京師

天竺古稱佛國蓋佛所出之地耳如魯生孔子豈其地皆聖人耶但聞其國人質實尚義不爲淫盗其問刑有四曰水曰火曰稱曰毒皆所以讞疑獄也水則以石與人衡而投之石浮者曲人浮者直火則灼鐵令人抱持曲者號呼直者無損稱則人石適均較之秤上虛則石輕實則人輕毒則以毒入羊髀中食之曲則毒發直者

無恙蓋終未免夷俗耳

琉球國小而貧弱不能自立雖受中國册封而亦臣服於倭倭使至者不絕與中國使相錯也蓋倭與接壤攻之甚易中國豈能越大海而援之哉其國敬神以婦人守節者爲尸謂之女王世由神選以相代云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惟謹田將穫必禱於神神先往採數穗茹之然後敢穫不者食之立斃禦灾捍患屢顯靈應中國使者至則女王率其從二三百人各頂草圈入

王宮中視供膳厨饌恐有毒也諸從皆良家女神特攝其䰟往耳中國人有代彼治庖者親見神降其聲嗚嗚如蚊焉

萬曆乙未浙帥劉炳文提舟師從海道趨登州以備倭四閱月始至炳文自爲記甚繁予爲略之以識其程云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金鰲山高宗南渡避金處也歷老鼠嶼出琛門風適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磯牛頭聖堂兩門尤爲險阻而五嶼半嶼昏山黃珠茶鹽兩山皆四

商嶢剥總莫繫泊飄逐空洋夜半颶發船各漁散詰旦於靈門山聚合出金齒門因潮浮至箬竿山復依南田碁夜觸韭山船多破損收回五爪山脩艙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爲藏龍數條爾驚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鬚捲水至半空而倒瀉船皆碎毀幾爲魚鱉出白馬礁過大漠坑依險而泊由浪擂頭轉歷升羅嶼得登普陀山傍有金鉢盂儼然峙焉出此渡橫水洋入五爪湖移住廟子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

有大毒信宿而往面顏盡變且多患瘧疾及下八山浪崗馬磧李埼畧舉皆砂石亂列其水有緑有黑有淡有辛有苦有臭有清徹見底鰕魚可數有淺灘如湖蛟龍鱗角顯著俄爲颶風打出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侯風息驅灘山過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鷹巢頭諸山再入西洋舉則謂之落漈船凡撇入十無一回乃乘颶西逐竿山上有聖姑礁盤礴巍峩究如裝砌許山聯脉金山衛其柘林乍浦澉浦延

袤千餘里又皆控扼三吳者也復順流而東七丫諸港岐分錯雜窒礙莫前崇明縣孤懸海外而大陰新安諸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對三爿沙傍通揚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星港暨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轉而西行有三槿大橫深洴非予四口張方大樓瀝水姜系福港五港一望無山其川山窪川漁窪三寨窪狂瀾澎湃殊甚險剌水紋斑爛因號虎斑水僅得開山無島可泊至射洋湖之雲

椗關宿焉適反風解纜自辰至申浤浤顏波極目無際漏下三鼓得抵鶩山之灣問其程則餘五百里越明日朔風舉帆踴躍碧虛蹀躞於黃混水號曰望昊洋依憑延真島此皆從來人跡不到之鄉但見靈鰍老黿三五噴沫相俹大者方丈高厚六尺鼓背亂纓長目虎口就磯舒伏迤邐於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巔四顧寥廓惟東海所城甚邇其夜三更受風避入杜林山因陟雲臺山古三元脩道上昇處也翌日西北

作雲東南吼風巨浪掀翻桅檣斷折凡三日夜不知疾行幾千里漻潟呀呷風雖少平餘波尤湧東方既白迸崖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二三日海天一色並無畧嶼可以停舟野宿洋飄如浮萍無定泊裁堂山至柘溝塔埠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港補繕壞船過東島依田横島夜泊福山島而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無穴洞悲鳴有聲翌日至草島嘴去大嵩三五十里風濕瀰漫海面愈

賖僅有巨高島棘䈬島靈井山依傍海陽所且咫尺莫能躋焉夜將半犁入魚網上探水不過十餘丈乃莫耶島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道至聿青島明光山不半潮已達塔島覓泉取水相望佛山濤沫潠灑宛似一掛珠簾石檻礁欄出數百丈盤錯峃布潮急風猛頃刻抵渚里去查山僅幾里上有古蹟路甚崎嶇附葛攀藤一步一蹶得造其絕頂焉其上復有南天門巑岏秀拔凌接雲際東隈一洞幽雅脩潔昔王陽

眞人煑煉於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
多山茶名子心香馥襲人舟井碧泉崢嶸犄角
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於馬大嘴見一巨魚
横於亂礁上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濶無鱗令
办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烹可熬油
棟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逾尋丈潮
廻日落携刺數根而西遇颶風至寧津所戍卒
蕭條烟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巖石參差十數里
乃西楊舍人之墓每每作祟覆雨翻雲秋則遠

去掠人田禾春夏於此妖刼過船振舵放舟越
三百里遥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玉粧近如
噴雪篩粉俗呼爲白蓬頭者是也其山脉綿亘
暗藏水底宻邇成山欝嵂幾百里皆雄崖劍峯
萬里海濤衝注會集秦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
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內有成山
衝出此險道浹浹宵行至威海衛所開泊劉公
島其島尚有居址似舊有遼人在焉不移時入
大空島島多浮石即頑鈍砥砆浮水不沉轉入

寧海州外洋盤旋落子窩之裏若清泉寨竒山所又其扞屏遞過福山縣入龍山港至栲栳島乃雲晴雨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曛凝耀磯嶼烟籠始若樓臺錯列繼若城郭周圍俄而人馬縱横又俄而旂幟掩映出没無定變換不常或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秅産金砂少遝抵蓬萊閣矣追思海波洶險幾不免者數數而兹得出苦海登彼岸至蕩漾於黿鼉之窟畋龍之藪岑嶔之峯左衽之國或因萍

流而廻或因歸風而返俾不至於傾逝再得與人間事豈非徼天幸哉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計程七千里由浙江達直隸延袤二千七百里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登萊計二千四百里若夫環轉倒流於波漾則又不止萬里有奇矣

封琉球之役無不受風濤之險者萬曆己卯予從祖大司農公杰以大行往至中流颶風大作雷電雨雹一時總至有龍三倒挂於船之前後

鬚捲海水入雲頭角用皆現腰以下不可見也舟中倉皇無計一長年曰此來朝璽書耳令扶使者起親書免朝示之應時而退　天子威靈百神効順理固有不可誣者若非親見鮮不以爲妄矣至丙午夏給事子陽往其險尤甚先是舟側一巨魚狎擾不去舟人謂可膾也餌而獲之其大專車未及下筯而風濤大作柁裂桅折自分必死矣盡舟中所得寶物投水中僅得免有金香爐百餘兩宮中祀天之用亦爲中國取去

至是盡入水府矣琉球小而貧雖受中國冊封為榮然使者一至其國誅求供億為之一空甚至后妃簪珥皆以充數蓋從行者攜貨物往而高責其售直也然向者皆嚴行禁約少知歛戢至丙午稱狼籍矣聞其國將請封必儲蓄十餘年而後敢請堂堂天朝何忍以四夷為壑而飽騶猾之欲哉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往琉球海道之險倍於占城然琉球從來無失事者占城則成化二十一年給事中林榮行人

黃乾亨皆往而不返千餘人得還者麥福等二十四人耳蓋亦物貨太多而不能擇人故也

海上有天妃神甚靈航海者多著應驗如風濤之中忽有蝴蝶雙飛夜半忽現紅燈雖甚危必獲濟焉天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非女神也閩郡中及海岸广石皆有其祠而販海不逞之徒往來恒賽祭焉香火日盛金碧輝煌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吐而不享否也

孔子當衰周欲居九夷此非戲語也夷狄之不

及中國者惟禮樂文物稍朴陋耳至於賦役之簡刑法之寬虛文之省禮意之真俗淳而不詐官要而不繁民質而不偷事少而易辦仕宦者無朋黨煩囂之風無訐害擠陷之巧農商者無追呼科派之擾無征榷詐騙之困蓋當中國之盛時其繁文多而實意少已自不及其安靜而況衰亂戰爭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寧之居遼東皆其時勢使然夫子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者其浮海居夷

非浪言也
韃靼之獰獷而敬信佛法愛禮君子得中國冠裳皆不殺即配以部落婦女見一僧至輒膜拜頂禮不敢褻慢倭奴亦重儒書信佛法凡中國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云有携其書往者舟輒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宋政和間有于闐國進玉表章其首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

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
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儸大福力量知文
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
家阿舅大官家云其可笑如此攷漢文帝時單
于遺漢書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單于
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
聖賢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
大隋皇帝又倭國有日出天子致書日入天子
之語我 朝四夷表章皆須有定式不敢踰越

其間有悖慢之語者不受也

東吳范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四終